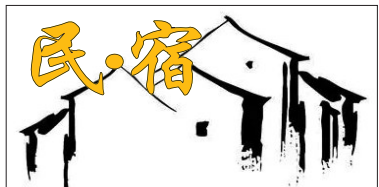


# 我在天柱山开民宿

张家国



梅雨季的最后一天，竟还下了一夜的雨。

清晨的天柱山，出水芙蓉一般，青翠欲滴。远处云蒸霞蔚的天柱群峰，烟雾缭绕，宛如仙境。

正准备吃早饭，管家航哥打电话过来说，通往海心谷的道路因山体塌方又被堵了，需要尽快清理，不然客人无法下山。随手抓了几个馒头，就匆匆赶往海心谷。

海心谷是我来天柱山开的第一个民宿，位于天柱山东侧，当地人称为“埋怨岭”，原为野人寨通龙潭河必经之道。旧时因岭高坡陡，行人至此，已疲惫不堪，埋怨不已，故名“埋怨岭”。其实埋怨归埋怨，但风景真的很美，它是天柱山前后山的分界岭，海拔近700米，前山的雄，后山的秀，在这里一览无余。

六年前一个初秋的午后，我路过这里，被这里景色迷惑了。

这是一个呈W形状的山谷，西侧梅园岭山坡上有一片高山野茶园，与天柱山主峰隔空相望。正前方就是天柱山最壮观的万亩竹海。从埋怨岭俯视，竹海茫茫，云卷云舒，环山公路犹如一条丝带，随山势渐渐飘飞。远处的民居星星一般洒落在连绵群山之中。山谷斜坡都是七十度以上。说是斜坡，不如说是悬崖比较妥帖。如果在这里做一间房子，面朝竹海，春暖花开，过隐居一般的生活，那真是太惬意了！

我决定造一所房子。把梦想埋在这里，让它生根发芽。

真正开始做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我错了。梦想是有翅膀，而要变为现实，必须剪掉这个原来可以随时飞舞的翅膀。

在建设海心谷的时候，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，不仅仅是海拔700米的落差，更多的是不知所措的茫然和苦不堪言的无奈。为了解决通水通电问题，我和村民到处寻找水源，他们带着砍柴刀带着我，没有路，全部走在人迹罕至的地方，一边砍着杂树杂草，一边踏着乱石，抓住竹根攀爬，几天后，终于在距离海心谷5公里的地方找到了水源地。我们又一起开沟挖槽，埋水管，原来不长茧的手，已经被被茅草划得血迹斑斑，当第一股山泉水在海心谷流出来的时候，水是那么的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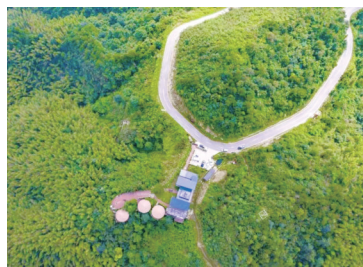
埋怨岭位置过于偏僻，工人严重不足。无奈之下，只能从远在30公里之外的县城招工人，提供每天接送服务，我自然就成了接送的司机，每天早上七点在县城指定地点接，晚上



天鵝堡民宿



西津渡民宿



海心谷民宿

收工后再送他们下山，如此反复近一年时间。最让我苦恼的是，购买的很多物质材料无法送达。海心谷悬崖木屋基础全部是大型钢材，可货车抵达山下后，弯道太急，无法送上来。无奈之下，只能把整钢材截取，再换车送上来。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，一年下来，我最大的变化是，人变黑了，不习惯穿白衬衫了，不穿皮鞋了。

我很感激附近的村民，在海心谷建设期间，他们经常过来帮我做一些装修的事情。闲下来的时候，我和他们讲外面的故事，偶尔我还可以蹭到他们自己酿的米酒，他们也很开心地告诉我山村里的一些故事。

偶尔，我也会偷懒，到附近的山下的村子转悠，寻访村民们告诉我故事的发生地。

有一次，我去一个小山村，极为原始，甚至有点破旧。一半是土岸，一半散落着凌乱的石头。泥土与石头中间居然还盛开着一簇簇黄色的野花儿。小山村里一个五十多岁男人，村民们说，他年轻的时候喜欢一个女孩，可惜家里穷，女孩家人死活不同意，后来女孩嫁给别人。这个男人发誓，终身不娶，就一直在老房子里守着，这一守就是三十多年。男人每天就是在溪边坐着，看云卷云舒，群山变幻；后来，那个女孩因为癌症死了，就葬在老房子后面的山上。

我去看过那个女孩的坟地。很普通，不过四周种了很多花，很明显经常有人来打理。坟地不远地方有一处废弃的护林棚，男人就住这里。

我没有问这个男人的故事情节。我知道那些故事全部被刻在了

那片山林里。而这样的故事，只适合永久地埋藏，每一次翻开，都将是一种疼痛。我静静地走进木屋，又静静地离开。在离开木屋时，没有告别。男人还沉陷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知道，那个世界，才是他最好的时光。

冬去春来，不觉间，每天匆匆游走在这一段蜿蜒的山路上，迎来花开花落，送走云卷云舒。海心谷已经逐渐丰满，从最初的那片荒芜的空地，到现在犹如即将揭开盖头的新娘，让我感觉到付出最终会有回报。那一年，于我来说，有太多的事情发生，有太多的节外生枝，有太多的无奈和无助。当时间淹没了过去，留下的还是一颗不变的初心。在光阴面前，我学会了倾以深情。

作为天柱山第一家高端民宿，海心谷承载了太多的梦想。民宿有8间客房，为了接待方便，在一楼还建了会客品茶区、一个悬崖餐厅，内弧形的悬崖上修建了木屋，在木屋可以全方位观赏万亩竹海；内院前的一个山丘上还做了一个观景平台，三五个朋友来，有的吃有的住。当时一个朋友给我发来微信，说他天天闲得慌，问我天天在干什么。我告诉他，来海心谷吧，用腌制好的腊肉、炖上挖来的冬笋，喝点米酒，围炉夜话……

那些日子，我会坐在门前那棵松树树下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只是喝一杯清茶，看满山苍翠，看飞鸟掠过山林，让生活淡一缕浮华，让世界留一半清新，做一个简单的人，喝了喝水，困了就睡。

清理完海心谷道路上的塌方泥石，已经快中午了。

天鹅堡厨房涂大姐发来微信，问我中午在哪里吃饭？这可能就是做民宿主唯一的特殊，大姐可以按我的口味给我特制餐食。

天鹅堡民宿是我在天柱山开的第二个民宿，也是天柱山标志性民宿，紧挨天柱山景区门口，此地当地人称为“茶庄”。来天柱山，有两个地名必须要记住：一个野寨，一个茶庄。野寨是一个集镇的名字，在天柱山脚下，乍一听这个名字，有点惊悚。其实野寨不野，有很多美食。往来天柱山，野寨和茶庄是必经之地。旧时野寨商贾云集，天柱山各类山货运输出去，都从附近一个叫吴塘渡口的地方乘船到长江，再到全国各地，甚至漂洋出海。而作为半山腰的茶庄，无形中就成为了货物临时聚集地。后山龙潭河那边的山货，经埋怨岭，因距离问题，都要在茶庄暂歇，因此，天柱山的人说，茶是天柱山的味道。

有了海心谷建造经验，做天鹅堡的时候，就顺风顺水多了。因是现成的物业，主要是装修，差不多半年时间，天鹅堡就试营业了。作为天柱山上最靓的仔，天鹅堡民宿是天柱山体量较大的精品民宿。天鹅堡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段凄美的故事，美丽的俄罗斯姑娘安娜和天柱山小伙旺福的生死之交和跨国友情，让所有入住天鹅堡民宿的游客都感叹不已。

开业不久，恰逢旅游旺季，民宿忙得不亦乐乎，我暗自高兴，但很快就发起愁来。突然间两个民宿运营，人手就明显不足，类似清扫、保洁之类的基础工作可以请附近的人来帮忙，但管理人员、民宿管家之类的就大伤脑筋。山区年轻人本来就少，招聘途径也少得可怜。我是老板，也是伙计，吧台接待、房务餐饮、采买洗涤、网络运营、小问题维修等等，我曾经打趣，开了民宿，什么都会了。我也想到过求助政府妇联部门，毕竟山村里还有一些年轻女性在家，可她们的要求让我哭笑不得，她们也想有一份工作，可需要照顾老人和孩子，上班时间是来得晚走得早，没办法，只能放弃这个路子。暑期，实在没办法，跑到省城合肥参加校园招聘，我精心准备了招聘文案，还打出了优厚的条件。然而在那一天，我招聘摊位一份简历都没收到，同学们一看我的民宿在大山里，连驻足的机会都没留给我。最后还是以朋友介绍的方工招聘来了几个能一起创业的小伙伴。

回来后，厨房的大姐给我做了一道我喜欢的菜——蒸茄子。我很满足。餐后我要下山去一次县城，就在工作群里发了一个信息：需要带什么零食，抓紧！

接着屏幕就弹出来：某咖啡、某奶茶、某面包、某快递……

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